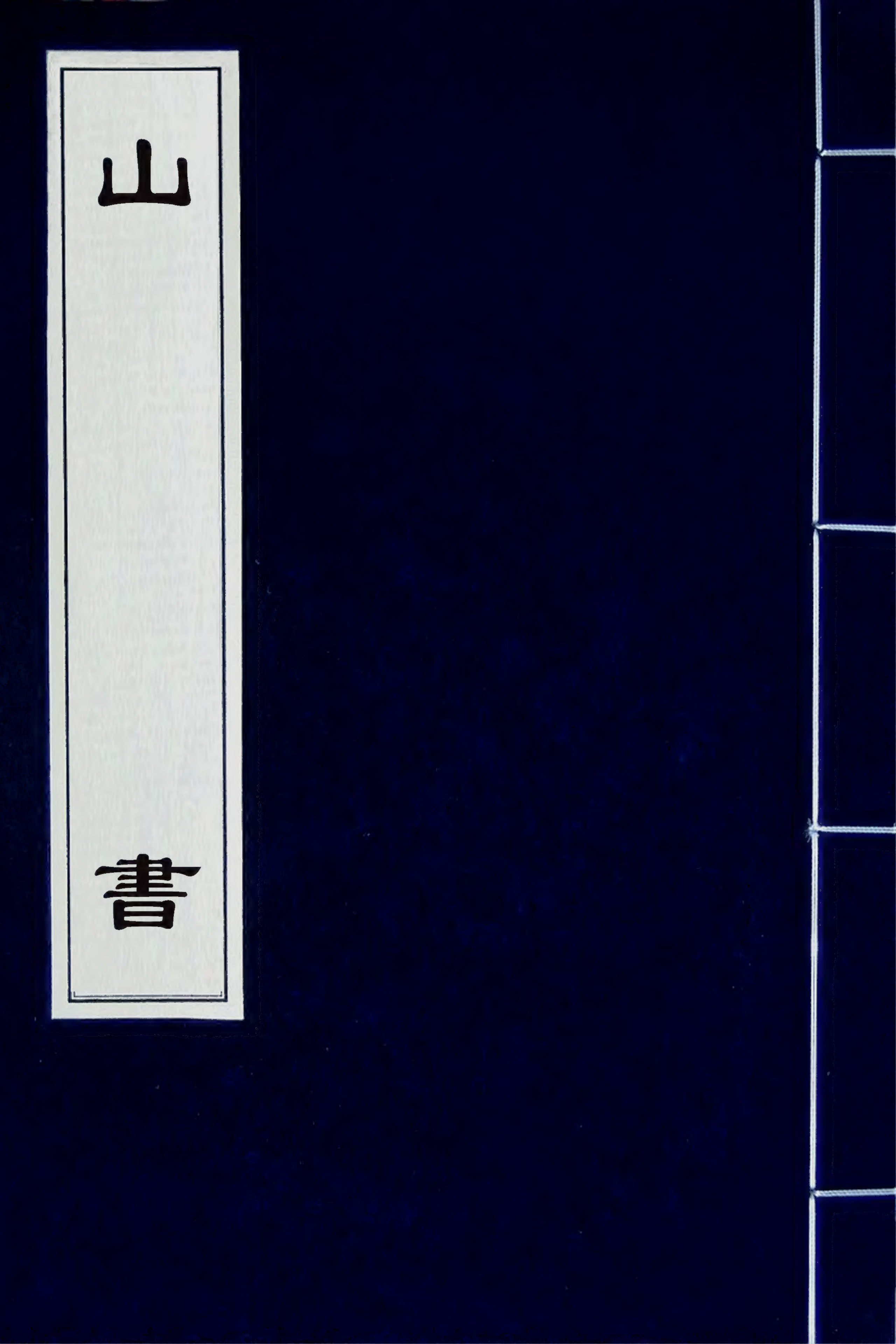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九卷

疏救禮臣

崇禎九年正月南吏部尚書鄭三俊疏救陳子壯曰竊惟帝王從來舉動往往度越尋常非臣下所易窺測故凡人臣有未窺聖慮而妄觸天顏者惡得無罪獨其不敢取本心不敢欺君父之一念則真可天日對而鬼神質耳明主嘉其心之忠每不吝其言之戇即言有未當亦往往歷受而優容之者髙皇帝嘗謂侍臣曰人君深

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竭其忠誠無有隱諱於都武懸鞀鼓鐸之上孰矣我皇上納諫如流何曾有猷存讜言之意昨者宗才擯職一事觸瀆于親親之中齋慈厚仁淵微禮臣限于壯未及仰體而輒致逞狂一切語多切直似于過激皇上大怒而罪之何敢置喙乃臣等微覩聖慈知皇上必不終斥于壯而遂望皇上之

即釋于壯者正以其不敢自欺不敢欺君父之一念諒
皇上鑒之天下萬世亦若鑒之也何也敦睦原關美德
況所貴出自朝廷皇上欲換授則換授耳子壯豈不能
奉行惟謹以趨承聖意何故總總焉為私憂過計之舉
而介介作犯顏拂忤之談哉想其考古證今實見列聖
約束宗藩之意正為本支百世之謀 如越關奏擾之禁
王親任京官有禁外官交通藩府有禁蓋不勝其難其
慎矣襄在世宗朝隰州王府輔國將軍成鈕訐參知州

鎮與因有舉察州縣官之請都御史王廷相言國家優
禮宗藩寵以祿秩而不假事權誠有深慮若挾持有司
短長欲許之糾察州縣是豈祖宗防微杜漸之意請寢
其奏上竟從其言今子壯所爭之事雖殊其防微杜漸
亦猶是也觀其言曰穿冒昧竭其狂瞽無畫諾模稜欺
此心以欺皇上一片癡腸爲非得已臣等故謂皇上必
不終斥子壯而望皇上之即釋子壯也臣等竊見皇上
廣求直言一時承風向指者紛然並進皇上且不難破

格旌聽以示裕徠宣其以大臣之極思汙琳國之危論感激披陳有如子壯而不蒙皇上之優容者是以敢合詞懇陳葢望皇上鑒其心而宥其愚弃宽其泥古之罪不獨為釋係之請而已

治亂之機

二月工部侍郎劉宗周疏言臣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裂于萬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吉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為一時强明自用之藥卒以

再造居室職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効不旋踵況聖明在御之日乎職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内外多事相繼十餘年于茲矣乃者勦勉之局聚天下多兵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挫一狂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浦至煩聖天子焦勞于上避居便殿減膳徹樂爲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職聞之治亂之幾係乎事始望上而誠計及于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矣不懲前事之所以

失而終無以握轉亂為治之術職請推皇上修攘之意
而傾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
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
至于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
施為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于是有廣意邊疆
而賊臣遂以五年之說進是為禍胎已已之役謀國無
良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奉
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

天下事有不覺日底于壞者故自爲衛司譏訪而告訐
之風熾自治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
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
長自三尺之法不伸于司廷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
五刑歲歲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
行一倫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叅罰在
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朴日煩而民生愈
悴自嚴刑與重斂之困而天下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

臣下之功能薦自監紀道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
権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
廷之威令弁 于胥撫自朝廷勒限滅賊而行間日報
良報級以倖免無罪使生靈益塗炭事急矣聖衷獨斷
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丁呂稚之橛收酷吏之
威維新之政次第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勝泰
交不意君臣乃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竟以
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

過聽坐辜使朔守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于國體人心者又非戕解也于是求治愈亟紛更四出而并雜流咸得採其詭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馴為厲階遂幾于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幾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偏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

祖而不宜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為以前要出政令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正厚培國命弃法三王之發政施仁與議拊循以收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弊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弊慎崇賢以復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弊除此大弊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內外之變顧此寅寅積弛言勤言撫總非定算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亂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

民之意及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殺之外猶可不誅一人不損一夫而畢此役自此四夷知中國有聖人將開風慕義之恐後而又奚煩于覩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者便是王道其要只在愼獨致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伏願皇上視朝之暇進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爲獨體而

愼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于此而得之矣

陳言求進

二月准安莘吏陳啟新跪門上疏將投吏科給事中御史啓爾選進言曰臣聞天下所以長治而不亂即亂而可復治者非他勢之中務于整齊由于心志之定也民志之所以定者非知之不能詠力之不能角由于是非之一也是非一則凌兢息紀綱振而國勢以之壯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孟子曰處士橫議歸

本于聖王之不作明乎議論之關乎世道人心者大也
職請先言職掌而後遲思忠可予請擬為皇帝欽定御
史職掌內一段凡文武大臣果係奸邪小人構黨為非
擅作威福紊亂朝廷致令聖澤不宣災眚屢見但有見
聞不避權貴具奏彈劾此為大臣言之也一款凡百官
有司才不勝任猥瑣闒茸善政無聞肆貪壞法者隨即
糾劾此為庶僚言之也一款凡在外有司擾害民貪贓
壞法致令田野荒蕪民人艾苦者體訪得實具奏提問

此為外臣言之也一歎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不過倖博一官何至著爲謨訓與大臣及內外諸司并飭之也高皇帝之意總爲成憲應因為奔競者嚴耳夫人惟不奔競于利則已耳端一啟則何念不萌將何人不可效何言不可發于是祖宗之典制何以不畏聖賢之詩書可以不遵舉世之人才可以一口罵盡而黑白不分如近者陳啟新獨逞時尚一疏亦或從憤激中來然何至論及制科與推知不肯出脫

一人甚而爲清官亦不下數百甚而欲大將登壇以尚方劍殺有司創此無例之論也高皇帝自洪武十八年定設制科以來迄今近三百年從無廢弛間有大故次年即爲補行豈不偶行徵辟而畢竟制科爲正孝廉爲副者亦明知井田封建終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耳以故名卿碩輔與夫排大奸定大難之臣科目十嘗八九即從祀立廟者四居其三此外猶不可勝舉焉嗟乎士何嘗盡負國家也故謂科目盡賢固偏辭也皆不肖豈

遂爲公論哉即謂有不肖識確論也謂盡無賢卑遂非誣搆乎且以事二祖十一宗而有餘者乃謂以事皇上而不足皇上雖神聖天縱亦未嘗以此言輕天下士而何啟新之罔念也天地如此其大矣臣僚如此其衆矣皇上而進一啟新以愧赧諸臣豈足爲聚貳所係者天下之爲啟新者不少耳蓋難定而易亂者人情之恒也況五方雜處之人如治亂絲雖不欲留賁誰不懷私恩誰不留睚眦而遂隱衆之求尊顧盛德之累而況四方

得食之徒采足而至者人不知凡幾聚天下豪傑之徒
處于其城囊空望長作何散遣不審皇上何以處此也
當此內外交訌民之洶洶思亂已不忍言皇上即十分
鎮靜百計綏寧謹守成憲以御群黎猶凜凜如朽馭奔
之何勿深長思也為今之計願上立召九卿科道令啟
新亂而敢陳罄其底蘊其使廷臣見其言論風采采有
他長然後天下之人知啟新將達之過本不偶然庶幾
弱植思附者或抱慚而退以後陳敷正道併訴干已重

事外一切詭詐勸辦標榮干澤及懷挾私意潛行薦効者嚴敕納言直鼓等臣不許封進投擾恣肆者從重參究并祈速敕各撫按榜示通衢使曉然知皇上慎重名器鑒別是非之本心庶人心漸定而亂源漸塞矣職非不知目前急務無如流寇但兵難遥度語亦無敢輕陳職不必言也惟此一着視流寇更隱而關國家安危更大又係臣職掌故敢效其愚忠如此且職于是而有慨于冢臣謝陞者爲皇上持用舍之術者也雖皇上偶擢

啟新原無旁溢何所不可獨是啟新之命之得則法言
可以相正巽言亦可以相成乃違之逾月寂然無聞其
以將順得人矣反以可與忠言可與深言之皇工顛坐
失機會視匡救為第二義將如天下萬世何有李化龍
之戇直被謫而不知申救有啟新之狂誕蒙恩而不知
駁明職誠不能為家臣解而輔臣溫體仁等之尸素可
愧又不待言矣職干冒宸嚴字稍逾限統祈聖明鑒宥
焉

對揚堯舜

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跪言臣方席藁聞捧誦明綸仰見皇上優盛節雖于敬臣之言出于狂瞽之極者猶然不廢採擇至逐事而求藹若家人父子之告語而且許臣以硜硜之能臣乃不覺撫心欲絕繼之以輾轉迴環而猶不容已于對揚之忱也臣請以堯舜之道進矣堯舜之所以為聖者非以其事業之巍煥也欲哉而本之乃在于十六字之傳不過致謹于人心道心之辨求

其所爲中者而執之由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極其效至于黎庶風動蠻戎率服堯舜之道所謂約而易操者如此我皇上㝠明不世出又生而遠于聲色貨利之習固已兊具一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纔出于人心而過不及之端已投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于害治者有之而吾亦不自知也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治同事欤此一念謹凛道心爲主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今

曰堯舜事業詎不願爲又若姑自退託焉何也無乃徒求之事業之著而反失其心源歟夫事業至堯舜而無以加矣然夷考其時洪水爲災昏墊遍天下又乘之以有苗之亂當不減于今日之勢而堯舜不以其故改聖亦止持此執中之心法勞于求賢而用之以坐待昇平計於時已不啻數十年久矣皇上而誠以堯舜之心爲心政不必預期其事業而輒生一退託之心以爲不可幾及也惟是有君無臣千古同悲若明諭所云貪取成

習其不道自邇斧鉞而臣以為轉移化導之機終不外人主之一心漢臣賈誼有言視之以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視之以奴隸彼將奴隸自為也然則視之以股肱心膂彼未有不股肱心膂自為者也雖堯舜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壬其人而顧以為不足畏一時君若臣為賡歌喜起于一堂之上而已流寇為之中原毒也原其初固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不患寇之不還為吾民也夫采代不必備有

宗藩方鎮宦官之弊而遼釁之禍實起于王安石一時君臣驟起幽燕之謀務不得不加賦病民于是君子競起而爭之爭之不得而黨論興空國之禍作馴至蔡京用事決計圖遼卒見賣于金人而宋遂南渡此所謂開門揖盜也自此諱言恢復國務奄奄猶賴朱呂諸大儒道學一綫相與彌縫闕失卒延南宋之業裂二百年至航海之後文信國且奮起而扶三百年已絕之綱常一時人心風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

今天下自皇祖以來不幸有朋黨之說崔魏之亂首被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空之謂之門戶自此人人知利祿不知廉恥知身家不知君父士風之壞有由然矣今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葛藤未斷嫉蘖時開終致人才之落落皇上試察文采事請以堯舜之道率天下使天下皆學為孔孟永杜朋黨之說于是廣起廢之途酌薦舉之格并絕天下希旨生事紛紛工書嫉進者庶士風丕變而國事可圖也總之天下之事從本源上

為之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中流出則神不役而知周者堯舜事業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故大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天將以再開唐虞之治惟是皇上永堅厥志而已

看詳票擬

四月大學士錢士升疏言昨蒙發下武生李璡致足國一本御批改票九票乃臣所分擬愚昧固齊無當聖心臣不勝惶悚當即隨有臣商酌另擬恭進矣乃臣原票

賢出血悃有不敢不為聖明忠言者臣惟自流寇蔓延所在蹂躪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思吏治之貪殘因陳敢新直言擢選者頃寧遂謂其言之真為確論哉毋亦借此以磨礪搢紳動其愧懼耳乃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未有如李璡之誕肆者本內言搢紳豪右踰官而欲行首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之亂政載在史冊目不忍覩者而敢陳于聖明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其所謂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不容于堯舜之世者也其曰

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
能枚舉臣不知其所舉何在就江南論之士民富家數
畝以對大率以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
以萬計者千百中無一二耳江南如此他省可知而乃
動稱千萬百萬即敵國之富不克至此何誕妄也其所
惡于富豪者為其兼并小民魚肉鄉里耳然鄉邑之有
富豪亦小民之利也何以言之凡富家必有莊家有莊
田必有佃戶佃戶力田完租以使富家納糧稅而因收

其餘以養八口至于穡事方興青黃不接之際則富家出母錢以貸之而商賈之擁厚貲者亦以質庫應民之急且富家之用物也宏凡養生送死賓客游觀之費百工力役皆仰給焉則是富家者固窮民衣食之原也不寧惟是地方水旱則有司檄令出錢儲粟平價均糶以濟飢荒一遇寇警則令集莊客繕器械以助城守捍禦之用即今日因粮輸餉富家居多而潁川士民李栩常謙以家丁一千協力捍賊事尤較著故富家者非特小

民倚命亦國家元氣所關也周禮荒政十有二保富民一焉乃以兵荒之故歸罪于富家之朘削議括其財貨而籍沒之此秦皇所不行于寡清漢武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有是理哉今天下自秦晉楚豫以及江北郡邑土寇竊發已無寧宇未蠢動者止江南數郡耳即被寇地方所與有司共守孤城者僅一二縉紳及民之稍有身家者耳若此議一倡在在生心是使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也是使海內之縉紳豪右富商大賈

盡化而為窮民也不驅天下之民胥為流冦不止大亂
之作必自此始矣我皇上同治郅民方將比隆堯舜而
小人進言乃欲與亂同事臣切痛之且從來盜賊刦掠
必借富家為口實而後疾貧喜亂之民從而和之或縱
此輩為流賊腹心倡此横議以搖動人心則其包藏禍
心豈直借端倖進已哉此事關係治亂不小而看詳分
屬臣手故不敢不盡其忠

輔臣去國

四月御史詹爾選疏言頃臣具疏敵陳啟新因而責備冢臣與諸輔臣蓋為大臣擔荷不力徇默不言而發也乃近閱邸報大學士錢士升有微臣職分看詳等事一疏奉旨詰問臣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璡疏合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也俄而輔臣引咎求斥矣俄而遂奉回籍調理之旨矣明乎輔臣之以票擬去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者其原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去矣上可對九廟

之式德下可冒後世之清議隱以去就悟明主顯以氣
節風百僚臣實榮之而猶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
豈皇上所不滿于輔臣者爲其以心腹之臣而致疑于
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爭臣父有爭子
天臣子之有諍皆從疑起也不疑而又何諍古來一德
之世孰如唐虞維時非陶天知人安民之謨而禹獻曰
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禹而
舜未嘗以是貶聖且鰓鰓焉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

顯處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疑處諫者是謂幾諫此真
大臣事而不意其以通應無當于皇上也且輔臣者所
言者為何事耳李璡不識皇上為堯舜之君而敢導以
非情非法恭壽富氏鄉紳從來庸主所不屑為之事此
關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憂心如焚之時而又忽奉有
改票之命因是揣摩未當亦由兢懼愈深遂不覺抗章
之汲汲耳臣愚謂輔臣此舉差強人意皇上方嘉許以
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為相疑以為要譽耶夫人臣無故

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爲萬舉萬當以是爲信其君者恐只容悅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而習于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恥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也況今天下疑望工者恐亦不少矣何也以天下人對望工皆中材以工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後王而不知遵遼代如尚方劍不靈將卒驕懦日甚聖意恩禮感激威于斧鉞也而人見億萬

之生靈徒以供餘綸之逗留會肎　則疑過于右武穿
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不録聚意取聰明才使分注于
騎射以助武臣之不振也而人見賣牛而買馬紛紛而
孱力徒使張弛個逐于道途而父兄莫必其子弟則疑
緩于數文兄覲之說行工意在嚮避民困臣亦以為避
民困也而或疑朔宗之大義不值敎萬路費之金錢敵
閧之事日煩工意在痛懲奸頑臣亦以為懲奸頑也而
或疑明敕之刑書能當戮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醜

策之無當其小人憂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歔欷種種隱情有難殫述輔臣不適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鬱志以去也輔臣之去也以言而自後大臣恐無敢復言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此前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搭搖敗則潛影遁竄駭心志而熒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下責

大臣弼違之義作言臣敢諫之風蔽勅內閣下部院大
臣不得以去輔士升為戒寧厥可替否無藉口聖明獨
斷撝皇工之謙冲寧進禮退義無藉口君恩未酬飾自
家之孫滯務期上下交格志氣聿新于以觀廓清平治
之猷戒綱紀風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跪入帝怒甚御文華殿召之入詞色俱厲爾選氣度從
容如故帝執跪問如何是一切苟且之政爾選曰數年
來皇工之所施行那臣之所敷奏那一件不是苟且之

政即今日捐助一事也足苟且侃侃數百言帝拍案震
怒謫遷從容奏曰因事進言臣之職也即死于其官臣
之分也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而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
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為後日之鑒中璫環御座後嘖
嘖嘆服帝命錦衣衛繫之朝房俟旨翌日着都察院議
處院議罰俸三月以議語涉褒降王稿河南道學道御
史張三謨三級調用草爾遷職為民

榜後駁射

五月會試二三場畢五經書義榜後試騎射

撫綏肆赦

六月詔朕仰承天道撫馭萬方念此軍民誰非赤子止因官貪吏狡年歲凶荒以致飢寒所迫甘作非為始于一二無知漸至脅從遂衆數年來無辜被戮不知其幾矣朕痛心惻念寢食靡寧目今在豫者已困餓深山在陝者已零星竄伏行將大兵加勦必定玉石難分向雖諭旨將頒指示生路猶恐各官奉行未善若輩猜懼多

端或疑將領計謗赦降或疑有司分別看待或慮日後
奸棍詐害或慮目前生業銷亡種種隱情良可矜憫為
此再頒赦書遣官馳諭看各撫按大書榜示從容開道
如有悔罪投誠棄邪歸正者即稱投回難民逐一查明
籍貫在本地者編入保甲在各邑者分起護歸有舊業
者清查給還無業計者多方綏卹使安井里之樂永銷
反側之心道府有司即以難民收復多寡安插得所為
殿最違者指參重治其或才力出衆願向督理軍前効

用者聽其圖功自見一體敘錄如或執迷不悟怙終罔悛彼既自外生成豈得復容覆載務理各撫即飭勵將士合力夾殲務期盡絕根株無滋餘孽撫順勦逆朝廷法貫無私出死入生若等機不可失併告遐邇咸使聞知

日食測驗

七月初八日食禮部奏日食時刻李天經等與監官所報測驗多有未合下部議

通州重鎮

八月御史金光辰疏略通州漕運咽喉兵部侍郎仇維楨任事伊始方與策防樹伐炳耀國威昨于邸報中見其仰懇天恩俯順輿情乞留賢能內臣一疏何神色削然也據云我事實未深知然則欽命出鎮何謂乎據云兩邊遼潤二內臣各鎮一方尤藉拮据則維楨獨可袖手乎且云一旦有急何以撐持然則濬濠增堞畚鍤之具抑沒無料理為他日展擔地乎且加失恃怙是為何

語方略未覩而怯即陰滋況內外最應雷同附和責維楨之安欲希與天恩所望速挺夜氣仰副重命通州地居要害戰何以摧敵守何以固圉在力圖實着無多此一番瞻顧羞士類而誤封疆也

疏入帝怒甚召入問仇維楨甫受事任何不少容其展布即借題沽名光辰復以進疏之意侃侃言之帝意行廷杖會風霾陡作殿廷晝晦帝懼而止下其疏于部議廢降三級調用

上臣進訹

十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言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于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臣覩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謹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

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為全軀保妻子之計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

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並亟更張之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道通津臨總役有道並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于何地是豈以封疆為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比以相為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望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而猶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于治理者起而爭

之則亦天下之昌言也臣意皇上即不遂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一事逐矣惟恐傷中官之心者尤非所以樂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于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延徐生之徙薪者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附李勉之尊朝廷者于其他觸邪止佞請南昌之尚方者亦自不乏其人而往往逐之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為寒蟬結舌之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所以日壞一

日而不可為也至于近日刑政之最壞者武德徽吏也而以賍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鄤久于鄉識而杖母之獄武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為攻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已之攻知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不為首揆温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

上念亂國存亡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回世道張本于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請急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為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為柔揄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計出于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遊氛再警㩁土重來天下尚忍言哉伏念臣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嘿可以自全然熟念今日安危呼吸之日雖江湖滿地總無投足之路即臣

不言又誰為皇上言之者臣寧言而冒斧鉞之誅終不
忍不言而坐視國家有危亡之禍也時宗周告病回籍
至天津關聲拜疏草職

山書第十卷

江南復社

崇禎十年正月太倉劣生陳文聲工疏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縣知縣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疏下巡按御史倪元珙察覆元珙糾文聲妄訐謂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為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求設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大都陳文聲有憾于委東欲借此以為羅織時内閣溫體仁與蘇州

士大夫為難以元珙為家飾下部議元珙降光祿寺錄
事滁州府推官周之夔亦許奏張溥等結社樹黨譏刺
時政于是復社一案久延不結年已御史金毓峒工疏
白其事始奉有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之旨給事中
姜埰疏曰臣觀易之賁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
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自古文章與獄事不多
見臣聞東南人學之士彬彬盛美爰有復社之名啟云
人盡才能要而論之闡明經史疏情講誦其間即有二

三之士懷古憂時慷慨持言扶進正論嗤犯姦臣者或亦規勉大義匡翊明時非盛世所宜諱也如以分外為狂瞽采臣范仲淹不自其為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乎乃日罪輔啓承衣鉢亦類坑儒不曰誹謗即曰結黨一事而株連無盡一人而毛疵必求嗟乎罪輔固未之深思耳夫所貴乎佐理機務者以其無可誹謗也爭苟害治賊吾亂靡有底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言上下之相應也上世指佞之草猶有屈軼采時太學諸

生佐闕朔政假使大臣壅塞另周嚴核迫促民力屈絕當時小臣不敢直言而士子代之士子不敢直言而文章代之此亦世道之不幸而執政者之羞矣大臣返躬修省豈盡無過若空言責罪互陷羅織卒使投止望門張儉有亡魯之禍處士橫議申屠絕梁碭之迹抑亦過矣且罪補亦知天下之事士子不當留心誰當留心者布衣搢登之時未綬簪筆之日總此人才國家累世育養成有經濟明法之儒指陳切隱裨益上理士苟不考

古今治亂之端當日得失之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也若慕仁義者號稱多事忤權奸者輒為狂生數何不輕學校而罷師儒也不獨此也學校可毀而畏譏口者繼乃諱文事師儒可戮始而廢社課者繼而壞文臣其于至上豈弟作人久道化成之治不大傷哉目今鄉會兩試正人文消長之時仰祈天語申飭俾天下之士勿以複社為危機維係國運不小抑複社之禍始于周之夔之誣訐張溥張溥一代著述之手砥礪名行折衷古

令不卒舒志 以及天下惜之昨見臺臣劉熙跪請表章
聖學卒蒙睿鑒併祈皇上予以易名之典以重文學之
臣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臣爲皇上頌之矣

奸民許焱

正月常熟民張從儒許焱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原任
給事中瞿式耜謂二人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賂賄握
江南生死之柄 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敵通番無不
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政危社稷 正因門生故舊列

手要津爲究無地宦幹豪奴猾手道路誐憤何由奏上
溫體仁以舊憾擬逮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産
求二宦關說不允遂挾恨唆從儒訐奏旣奉旨逮問履
謙等得志遂捏造聚寶和溫等歷詞多方嚇詐聚寶者
謂謙蓋作玫監王安祠記寶化淳出王安門宜聚之和
溫者謂溫與謙蓋有隙宜和之寶化淳訪知其事而奏
奸狀命刑部尚書鄭三俊嚴審具奏陳履謙張從儒各
責一百立枷三月死事解

中宮壽節

三月二十八日中宮千秋節命婦尚書林欲樺等夫人共百人入賀自西華門外下輿入門後肩輿至武英殿門外下黎明皇后升殿諸命婦入排班下手立四拜訖宮官宣箋表跪班首成國公夫人入殿內致詞命婦皆跪三叩頭起立四拜而出是日皇后母周奎夫人亦入班朝賀畢即召入殿皇后欲設座拜之辭不許

因旱清獄

四月元旱不雨下詔清獄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聖諭結
滯獄禁詞訟夫訟之不繹病在游移推諉敲問臣謂明
旨敲問理求其確若使善承工指何至一切從增古云
治國用輕亂國用重典令之用重典尊曰允宜我朝
誣告之律將嚴反坐之刑正謂凶惡之尤類多先發今
非惟不禁若或招之狙獪睚眦之憤爭瀆宸聽不止干
天和亦坐褻人事矣
慎喜怒以回天

閏四月右中允黃道周疏言臣坐狂瞽自縻五年不圖
殊恩又進再造去歲秋盡驚聞兵警闖蜀入都爲異在
途經冬始到自朔七尺殘軀已非臣有頂踵可効不敢
自存然自元正兆朔以來依阿詗認遂歷春夏出無一
語可效聖明入無一言可對衾影遂顧往年自請使鮮
經理東江之事併成囈夢慷然涙下細觀自古忠盡之
臣竭力致身有懷必盡未有自欺其心以欺其君頑鈍
不肖如臣今日者臣自度氣血已衰學問不進利欲感

怵事事倒心怔忡之餘遂成痼疾正擬呼籲引身自效
溝壑而雨澤未降雲漢其勤方陛下宵旰憂傷之時群
臣修省惕厲之日臣雖無知安敢自絕然觀邊圉洊驚
危振酒池亷恥道衰人心盡喪非有獨立不懼有隕無
二之臣必無洒發齋心蕩除穢氣而諸臣過自懲艾苟
免朔夕無敢為陛下昌明其說者且勿論其他即如近
日村外齋宿為百姓請命冀一沛澤以成麥秋如釋滯
因斷廢獄繪監門之圖徇烹桒之請猶未足以上叶玄

載下懇祈止而五日之內係兩尚書未聞有一臣僚敢
中一號者又要望其戡亂除凶蠲寬解網積浩蕩之恩
成霖雨之業乎以陛下寬仁優容言路猶且如此蓋自
三百載十三宗已來未有士氣不揚隨風茅靡至于今
日者矣臣觀天下災祥係人主之喜怒人主喜怒係天
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怒行于臣鄰則臣鄰與作怒氣
行于遐邇則遐邇嚮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政爭于其大不

之日咸順反施貴戚倒置是以奸宄互煽叛逆蜂起四方消決漸不可收亢暘之極至為旱災而大小臣工猶結舌不語使陛下焦勞于上百姓展轉于下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默不遑道然受特恩起自草莽雖不以言自居天下猶以言責臣近有辭懲陽城之嘲遂有孟軻蚳鼃之諷自顧慚然無以自容其一二高識之士猶以臣前者開政府委卿之端後者堅詞林默之路負恩識拙遂愧古人臣何知言臣

知有臣之心而已臣自救其心則何以事陛下惟立賜罷斥以激素餐之恥以發感恩之忠以垂有懷不盡之戒臣犂狀荷榮沒齒無怨謹此奏聞

清理軍屯

閏四月巡撫陝西僉都御史孫傳庭疏言臣維人臣苟有報君父之心必無難擔任之事苟思濟國家之事必有可久大之圖臣本碌碌蒙恩授鉞拜命之日即開秦中兵馬錢糧俱在延寧甘固四鎮而西安等府凡臣所

屬地方素稱腹裡從無額兵額餉臣遂冒昧具疏以兵單餉詘仰瀆聖聰蒙皇上召對平臺諭臣以此時措兵難措餉又難宵旰焦思溢于天顏比部覆臣疏蒙聖恩准臣標兵三千名給臣餉銀六萬兩奉有以後兵餉該撫自行設處之旨臣陛辭而西夙夜凛凛殫力搜剔恨不于無兵無餉勉尋一足食足兵之計及臣抵任查得西安四衛原有額設屯軍二萬四千餘名因未嘗無兵也何有兵而若無兵臣竊謂此必原額民軍尺籍徒存

餱糧莫措有兵無餉故難責以征操及查民軍類餉則每軍約給贍地一頃固未嘗無餉也何以有兵有餉而竟若無兵臣又謂此必原地非砂磧藪澤本不可田即易主轉售已不能問有地而不足抵餉故不能責以騰餉及查國初選撥正軍田土率皆膏腴墳壤而相沿以來除本軍自行耕種着伍外或有轉典承種則本軍着伍而種地之人每歲每畝出辦典銀一錢付本軍充餉或有豪右隱占則不出典價無兵着伍衛所軍官不敢

復閱而但于撫按司道操閱之時覔遣市棍家僕吏應片刻旋即撤去然屯地則猶為公田未敢私鬻壟畝阡陌固歷歷可稽也第非隱占即典種本軍自種十無一二隱占者既種地無軍而典種與自種者亦尤而效之以逃曠為固然致雖日取該管把總等官繩以重法而錮習已成欲照種地之額一一責有實在之軍勢必不能即間有實在者亦止于偶一查照倡名應名已耳或查照稍頻已竊詛怨盖彼視所種地久為固有而反若

未嘗給有官粮朔以相若如此況核實加操練驅之使
陷敵當鋒効死用命于攻地發之軍竟成紙工之軍發
軍之地亦成紙工之地而皆若爲有矣臣因博考故牘
洪武年間每軍額地一頃歲徵正粮十二石餘粮十二
石盡行收貯屯倉以正粮按月支給本軍以餘粮支給
官軍粮俸餉不煩輓輸而倉廩充實兵不煩召募而士
卒精強法至善也至永樂二十年奉詔減免餘粮六石
然正餘一十八石猶然交倉按支法尚未壞也至正統

二年以正粮十二石充給本軍充餉完納充支止徵餘
粮六石入倉而屯法大壞矣至後不知何時復將餘粮
六石改為正粮一併充軍完納而屯粮既不入倉屯地
盡成私產于是投獻侵覇奸弊叢生遂至莫可究詰矣
臣痛憤國用匱乏之不得已履畝稅粱每責好義終爭于
朝不保夕之民而朝廷額設軍屯反為豪右侵隱致使
全陝賊躪幾年欲剿寇則苦于無兵欲募兵則苦于無
餉蠹國養寇皆由于此因于去年十二月檄行西安府

推官王鼎鎮從頭嚴查後榜示通衢明示曉諭而舉事之初阻撓百至或有為臣危者曰地之必不可清久矣且隱占屯田者皆豪家有力者所為一行清查必觸其忌彼能以蜚語肆螫而又冥煩有徒大可畏也臣思民間私田尚為大姓侵奪其家幹之也誠為主者猶為忍官申理況豪右亦望工之臣民豫與桑封即為皇工之家幹彼之理訟于臣而臣之權重于彼使臣畏避譏嫌隱忍徇縱有臣如此將焉用之且張等各有身家即能布

散流言禍微臣之身名必不能別發難端抗皇上之所
鐵苟有利于國家臣以身為怨府痴迂之性生而已然
又何畏焉推官王瑀鎮卓有同心力行稽核除右護衛
名隸藩府另議外先將左前後三衛占種逃亡及嘗追
充補各地查明備造格冊詳註原軍祖名原地坐落及
種地人戶籍貫一一申報到臣臣酌古準今推情定法
亦以不深究已往不追奪原地工授地起課即責辦于
見令承種之人亦不重派多取臣遂依做先朝減定之

數促別屯田等則以爲起課差次而衆多益寡總以民間見行興地每畝一錢之例爲準每上地一頃徵糧十八石中地仍準免三石止徵十五石下地又免三石止徵十二石每石折銀七錢每頃納銀十二兩六錢中地十兩五錢下地八兩四錢大抵中地居多而上下地供撫鎮總計三衛召種逃亡曾追免補各地已清出者共該起課三千三百二十七頃零徵銀三萬五千餘兩查民間之田責租佃户歲入不啻數倍于此今止照此數

工納別無科擾盡稍輕于私租速甚自示之後人始知寬平易從無不翕然相安臣復行王推官各照屯地坐落州縣清造徵收又齊赴西安府監收同知孟道弘榜發各州縣徵收是役也不呼籲以窘大農不加派以厲遺于惟是力破情面不避怨勞遂能于瓶罄罍耻之日歲取三萬五千餘金于饕餮久饜之吻所俾于困餓加旅兵荒交困之秦殊非淺鮮然臣未敢以此自足而期殫臣釐剔之初念徹底澄清務使軍無一名虛冒地無

一畝侵隱而後已再查每歲四衛額派延寧各選班軍一萬一千餘名約該給軍屯地不下一萬二千餘頃甚查十年以來班軍俱未赴選每名正解班價一兩二錢夫延寧西安總係皇上土宇而挹此注彼遂使十去其九亦可歎也臣請于清出地租內動支解抵班價所餘班軍屯地聽臣選派徵課其地內丁條布價馬草等費皆于課銀內所給所有贏餘召募精健入營應兵分別戰守二項每守兵一名約歲費中地一頃之入戰兵約

聽增加但求有濟實用不必取盈虛額即以三軍屯地之所出養戰兵二名未爲不可外有各衙門人役承種屯地者容臣盡數查出照例起課即係必不可裁之役亦止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所餘盡佐軍需至于本軍自種屯地臣次第確查凡有逃遁不願應兵及老弱不堪征戰者責令照例納課如有不願納課實係精壯堪以應兵者仍行看伍與臣豢之兵一同征操如是則有一兵即可當一兵之用挑選訓練但得勝兵萬餘

愈于二萬四千有名無實之兵多矣而餉又不煩另措將見單憒立轉爲富强居恒則用以建威消萌潛懾不軌之誅有警則用以摧陷廓清力剪方張之務何至如向來厝火胎憂養癰致潰無事而釀成有事一過有事遂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乎倘臣仰荷聖靈克底成績拯三秦洽安之要圖開萬世永久之大利于臣頂戴天恩捐糜圖報之區區亦可稍酬萬一矣

回天四要

閏四月給事中李汝燦疏言臣歷觀往牒遇災而懼之主亦比比有之然引咎多屬彌文求言亦鮮實事未有如我皇上露禱之實惟切反躬祈天之誠直周民瘼凡內外大小臣工暨天潢勳戚咸與欽從淪義併應省心如諭群臣直言又曰聖不自聖如此也臣愚無長慮然備位諫垣何敢嘿嘿竊緣今日之旱慮今日之變殆非尋常災異也內外多故十年所矣天下財賦之地已空其半而滔需財賦之事猶不止僅望其全又值此驕陽

赤地吳越楚豫燕齊之間不知幾千萬里是所未盡坐者殆將並盡矣天以空國御子道當兵氣呼吸安危在此際是豈可不慄慄寒心哉臣日夜思維天心降害惟天心用極可以默回則有執中之規在合則新荷歷數失則四海困窮允舜相傳天豈欺我今民窮極矣敢謂非失中之漸積今欲拯民窮矣可或忘允執之永統猶自大廷以至深宮目無偏視耳無偏聽心無偏主事無偏持無偏則無危可以轉禍可以合戾蓋天下大器猶

舟也舟平則安偏則危宰舟者寘石而壓左舟不得平
繫于傾覆顧我皇上鑒之天下最苦不足至于斂怨于
和者非財用乎財用別無足法猶恃有政事國朝酌軍
民定經制千古稱善不圖後之變法者不念下民瘠痺
但云急當治標自兵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
也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自有兵不練輒又增
兵而餉愈難措自有餉不嚴輒又添餉而兵愈得冒而
今嚴貿之使紛出而抽剝煎嗜廢閑清派之令日嚴而

占兵冒餉未減弱有盡以養無用至于形窘勢窮而盜
只竟不得問蒙狥竟不可問可謂有政事乎若不亟肅
公忠幹辦之臣乃求清核以救其弊協求長便以復其
初竊恐欲恐干和又不止于今日者願皇上遠慮之也
若國家忠賢為元氣元氣薄則邪氣襲而成病忠賢
挫則戾氣結而干和致古賢君遇災必求賢良方正直
言哉起公忠威望之臣輔政立事乃今何如也法網密
而百慎一跌者動遭波連矣言路開而高門輒罹妖謗

端士難免含沙矣參劾訛而清修輒被蛾斥贓陷長吁
獄底矣又有賦性忠直盡言不阿如魏呈潤詹爾選李
化龍劉宗周等皆以一鳴盡斥致言路競效括囊元氣
可無挫虧否令幸我皇上下詔疏滯獄求直言矣其禁
錮被譏諸臣旦暮當復見天日無容再贅獨是直臣所
係更亟所得賢難當今之世求其爲公起見不隨茅靡
如前諸臣指不多屈皇上倘收其前愆收之左右則君
門通閒而德業必有所賴朝廷壯而亂賊必不敢窺其爲

直言不愈多乎昔淮南不畏公孫弘而畏汲黯戇直無負人國自古如此惟我皇上信行之也若夫輔君德以文修總庶官以康績允在相矣相者中外安攘賴其決策祖法朝綱兵權國體賴其匡正會推內降賴其執爭有技彥聖賴其休容邪黨翕訿玄黃交戰賴其力挽大旱賴其霖雨今俱泯嘿未有興也旅進旅出朝夕矻矻遂足稱畢業乎隻字出為綍綸片語皆關治忽必使擬議之際亦足諧至德而符天心庶幾批駁之餘乃足愜

輿情而輿化理不然者比暱彼頗依樣葫蘆抑陽扶陰
未忘偏黨其貽害人國何可勝道蓋自八九年間拂戾
干和之事始于挨端積于四海者不知幾許又何怪天
旱地拆日食風變之屢見戒皇上而欲求消弭政本之、
地尤不可不深維之也

刑官守法

五月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言竊惟職令以法為官矣自
當先為皇上守法頗從來持法之難緩則留獄急則失

情深則礙恐縱則生奸賊今不敢縱不敢縱矣亦何必
使獄無遺情而法不失幾也惟是于萬不得已之中曲
體皇上衣矜寬恤之意而總之以清理究滯為先在昔
囹圄空虛右今以為美談今日風趨日下犯科者衆系
獄諸臣又復拘牽玩愒遂致淹滯不結竊係日煩臟謹
遵照赦書斟酌上請如笞罪以下恩例得徑釋矣流徒
以下得減等矣情罪既不深重應候盡臣候審過分別
保釋其贓微者并釋仍候具題奉旨發落者也其未經

題請小叅犯人除重罪外內有情輕者幸逢恩例似應
遵照勅諭立與釋放聽免擬罪仍開具花名起數題知
軍徒以上情罪稍重或有一綫可矜者亦似當照例減
議通候監臣會審過開具略節奏聞候旨下遵行者也
此皆就衆犯而言也近來士習苟且廉恥風微文武弁
吏多罹法網誠其自取然皆曾蒙皇上敬體之人也匹
夫匹婦盡沐洪恩而衣冠士人久滯圜土應知必厪聖
念請除干犯重罪者無容置喙或有無心詿誤時勢偶

緣情罪尚在可原公論未堪永棄者懇乞聖恩姑容就外竊俟恭懇處分自有應得之罪在未敢私也此皆就見監而言也至恩寬恤于見在職猶思推廣于將來嘗聞立國本忠厚論人先長者而浮薄喜事者黜總為培養元氣收拾人心耳邇者人趨僥倖罔顧大體告訐漸開株連日盛朋端既已不靖畎畝如何得安誠不得不寬猛兼施恩威並濟然而持刑之官寢猛易寬平難寢則一意刻深無徇私之嫌無推諉之迹引繩批根何求

不究寬則為國家行仁義為士人廉庶恥不敢亂于法之中又不濫于律之外反擭寬猛盡適令得平乃為詳慎而謫薄賠狗之吏痛癢不相關非敢入撓枉則自己賠徇究抑悲憫之聲若罔聞知數日間內者未出外者接踵而入又皆不容于鞫讞者刑獄何時而清請自今勅令中外大小臣工存惻隱之實心行惻隱之實政無侮無畏無俾小民有不白之冤勿令奸究懷犯上之漸一應民間詞訟在內責之五城非關重辟隨時折斷不必

一一叅送問擬在外責之撫按但有貪橫不法不時從
公收理據實奏聞間有奉旨提解者先准先與審明而
具招由摘略要犯證解京究擬不必概解職部承問司
官但係到部人犯定限十日之內即與從公問結若有
忨愒不職如明諭之所謂漏匿延勃着職即當以白簡
從事如此即不能弼教明刑仰贊刑期無刑之意而說
究導滯亦庶幾于不僭不濫之風刑罰當無不中者矣
刑罰中程祭可與人心豈有不忻暢雨暘豈有不時若

者戒

府縣分等

五月給事中舉胡應琥言民生日蹙由吏治衰也臣聞世廟當年分天下府縣列三等因地考成最為㞐要臣以為掣馭之法可廢而三等之例宜行極衝煩難治之地有能招徠撫字得散困圍者定為一等其有富饒安静之地中才可以自厲者定為第二至于簡僻可以臥治次為第三升遷之法隨之賢者得盡心職業而不分

心齋說一善也朝廷得器使之宜在下免趨避之法二善也三途可以並用資格不至困人三善也人地既已相宜任後不許改調四善也才品已自献而明試更能奏功異將求闕部避難之才何患無人五善也吏治將有可觀民生必且攸賴矣

溢地加派

五月給事中王猷疏言兵部尚書楊嗣昌進均核溢地之議戶部尚書程國祥進溢地書冊下撫按恪遵徵解

臣敢指不便有五以溢地為實耶某戶隱報非大加清丈不可此時一望赤地重之騷擾一不便也以溢地為虛耶是誰奏聞或僥倖從赦或懼罪不敢二不便也計畝定溢耶肥瘠莫辨輕重失宜三不便也計糧派溢耶加以何名小民嗚冤呼沸四不便也遼餉新餉年甚一年一皮兩剝五不便也望深思遠計酌議施行

進規輔臣

八月溫體仁以病去編修吳偉業進規輔臣張至發曰

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有蒯之鑒取之盡體仁而足矣體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綜達朝章體仁性習險詖則當矢志光明立身公正體仁狎暱宵人則當嚴杜諂訑之輩體仁護持逆黨則當力繼孝忠之經毋如體仁之泄沓偷容毋如體仁之游移飾詐厥于奧恩可副衆望可塞也乃積習未化近日辨揭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體仁有唐世濟閔洪學蔡奕琛吳振纓胡士蓉之徒參積蔡謝有陳啟新張漢儒陸文聲之徒

驅除異己何謂狐庇柢貳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皇上之決去體仁正謂其善很耳家窩巨盜姪禍蒼溪自詭曰清孽子招權匪人入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敢然則首臣真以為孤執不敢于天使聊為嘗試之言實作更新之計臣何敢議如其不然則必因私蹤迹盡蔽前人所為將公忠正直之風何以復見于

東宮講官

八月以明歲二月東宮出閣預定侍班講讀等官侍班
禮部尚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王鐸屈可伸講讀
禮部侍郎方逢年諭德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
楊廷麟林增志校書編修胡守恒楊士聰
編修楊廷麟將舉甫望之臣疏云臣庸駑下才遭遇聖
明冐列史職每圖稱塞深愧無能效此犬馬復蒙恩旨
以臣充東宮講讀官臣惟青宮妙選儒者至榮臣得與
供事竭此愚誠實出萬幸既而退思之皇上聰明天授

慎擇端良其為愿謹且遂歷載必得清剛諒直博學多
聞之士以充斯選而臣碌碌材質疎淺撫躬自慚且以
臣所知伏見司經局掌局事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讀臣黃道周學術貞醇品行端潔在聖上已鑒其清
望即賢者久敬為人宗愛國之忠出于誠懇自其始任
迨今十有六年守身樂貧書史之外室無長物又博覽
群書究心經務古今諸大典故靡不推研體察洞貫本
末方之古人真德秀胡安國之儔也使得與講讀之列

必有正言正爭之効以臣方之萬不逮一臣不揣冒陳乞皇上察臣至愚准臣辭免願以臣所任別簡道周必能進仁義陳堯舜以無負皇上慎選至意臣又考祖宗朝有洗馬司直司諫清紀等官所以隆副貳之宜廣正直之助也皇太子端位震宮虛有歲年謂宜禮取備員以敢曠典義脩蔵誦功裨高深四方聞之後世法之幸祖敬祖千古有光伏乞聖明留察時項煜亦上疏薦道周俱發內閣

大學士張至發揭言東宮講讀等官公議推舉時于至
聖先師齋心對越每人各出一名單擇其公同商確者
入告彼時亦嘗言及道周有品但意見不無少偏如近
日三罪四恥七不如疏中有不如鄭鄤等語天殺倫杖
母明旨煌煌鄭鄤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為元良輔
弼文皇帝將簡王讓侍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
行之原朕聞讓孝于親故擢用之今煜等謂賢如道周
猶在格外煜有何德堪在選中是博讓賢之名而使臣

等冒敘賢之懲臣等所不任受也按道周先是有七不如之說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樸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鄤工書其不如鄭鄤為非道周復疏謂臣與鄭鄤同官廢帶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鄤抗疏救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為怯臣亦愧之也每執事不能明白亂思鄭鄤以為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此自砭亦以

此分規非為躁臣地也工以其起嚴不久姑容之至此忌者猶以為言猶護溫體仁舊局也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臣聞聖王之世公卿能讓其下皆讓是以風俗醇美寇擾不作四裔賓服神聽和平傳曰讓者德之本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斯道不明至于邇日大臣以訟受服小人則而效之奮臂相先不辱不饜雖仗聖明屢申獎抑辭榮崇讓人情所難日者皇上敦重元良盛典肇舉而東宮講讀官項煜楊廷麟後先疏請推賢自

代及于坊臣黃道周夫道周者嫉妒已甚至清無徒環召以來閉戶卻掃一時之人非不重之敬之將以道周數忤執政引嫌眾足罕至其門二臣獨篤信舉知退然自下使其言不用自足砥礪末俗增輝盛典為我皇上股肱輔弼之臣者謂宜深相嘉嘆風示百僚而伏讀閣臣張至發等慎選心矢至公一疏若大不快于言者而併遷怒于道周則何也道周之賢閣臣固已言之矣事親至孝天下所知直諒多聞身無擇行所不足者惟以

賦性高介不能隨時俛仰取當日大臣椒心耳閣臣何
心執之如舊一至于此者以其言之為罪則皇上業已
起田間遂其清秩敎四囬天皆荷優容天下萬世方頌
為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乃反借此以怒道周嗟
乎道周忠足以動聖主之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臣恐
天下萬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夫宮僚濟濟豈盡講
讀道周即不與選而閣臣所選者亦既有項煜楊廷麟
其人在二臣為閣臣所選而能以讓賢自異不肯苟悅

于閣臣自臣而概選者亦可以無愧臣所惜者皇上方
欲懲貪而有一清者大臣又指以為偏皇上方欲抑競
而有一謙者大臣又指以為矯以人事君之効將安望
乎臣素慚雷同復羞附聲但以公道所在自比他山伏
望皇上特勅閣臣絲毫獨私一更往轍以清謙為必可
法以偏矯為必可師濟濟隆隆猶可立追也疏入不報
元飈因請告不允

寒畬之法

十月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言刑科抄出纂修歷法山西代州知州郭正中一本為敬因兇象等事奉聖旨兵部是否有例着該部查明具奏欽此職等召集十三司官公同確議查六曹成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而職部沿革亦列有刑部事宜向來止有朔審熱審與五年大熱審之例職等欲博考典章上副欽恤而累朝實錄藏在內府職等無從稽覈其他野史家乘之所載恐見聞未真不敢輕為援證但恭誦二祖列宗寶訓統中有時

涉三冬事關慎獄者如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太
祖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
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給者或二人或
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字倫背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
等曰聖心仁恕者念及此罪人沒更生之恩矣太祖曰
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
犯者益多惟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
上刑罰省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嘗濫以嚴刻也

太祖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永樂四年十一月法司進月係囚數成祖閱之凡數百人大辟蓋十之一諭刑部尚書呂震大理寺少卿虞謙等曰既非該死罪令天氣寒冱而悉係不決必有死不當罪者誰之過耶凡雜犯死罪以下納二百悉准贖罪例發遣大辟係聽決永樂九年十一月刑科都給事中曹潤等言曰昔陛下以天寒念獄囚淹滞勅近職疏獄審録輕即釋之臧竊見其中有淹滞一年之上者且一月之

閒瘐死九百三十餘人使罪重者不得示懲而輕者死于無辜成祖詔法司諭之曰朕于一物不忍傷害况人命乎爾等不體朕心究濫如此縱不畏國法獨不畏陰譴耶姑記爾罪徒流以下期三日內皆決遣重罪當係者亦須矜恤無令死于飢寒永樂十年十月初三法司出係囚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順天府遣醫療之永樂十二年十一月成祖曰方今嚴冬囹圄有罪者固難決放無辜者並受幽係飢寒瘐死非德政也爾等即具

戍獄及所疑者進來朕親閱之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節下寛恤之命減雜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鐐者以及世宗神宗每遇冬月或以災異修刑或以覃恩布德是寒審雖無近例可循而先朝間施寛大正以裂膚墮指之感倍增桎梏桁楊之慘深宮偶一軫念寒谷旋已回春列聖相沿時屆寒暑未有不以存恤係囚爲惓惓者我皇上天縱之資同符二祖中興之烈媲美世宗如清理一事創自淵衷垂爲鉅典以故三春亢旱

天日陰霾而自疑獄一清之後甘雨應期和風協至近且邊烽息警秋事告成從知皇極為庶徵之符益見祥刑乃銷兵之象職等尚擬列刻成書請旨宣付史館布告天下以昭曠世無外之仁揭百代維新之制皇上若推廣列聖宥刑之德意與近日清獄之弘慈而更霈為寒番之仁政于以召和集慶所關治化非淺鮮也

盧溝築城

十月盧溝橋城成賜名拱極初內侍曾化淳建議于盧

請將城營工內侍仗刑工飯執塗人受役怨聲載道

熹宗實錄

十月給事中馮元飈以天啟六年事蹟拘于逆案諸人顧忌不肯纂成實錄乃上疏曰臣待罪禮科與聞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習為固然莫之省究如謚法五年一舉所以風世也今或有再訪而無一報曆法終古不易所以奉天也今或持各是而滋大疑積意成荒蓋難枚舉第以四郊多壘未敢卜陳至若實錄一書則

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凡禮樂沿革征伐次第刑政施設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太祖高帝曰國史貴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世宗肅皇帝曰史之可否一出于公非公則鬼神所察之在祖宗之世重史若此而又慮其書藏之金匱副在秘書人欲見之有不可得更就其事辯爲寶訓以傳于天下使天下賢者有所勸而不忠不孝之臣有所畏至盛典也致雖歷朝以來御世長久事跡

欽重實錄之成無逾五年者今熹廟之政前後七載實錄故事以月係年總其成書不過八十餘卷耳夫古之修史者或訪諸故老或訪及輶軒故其編次至煩折衷非易若我朝代則法制既詳官事畢具在翰林有起居之職在六垣有章奏之抄在內閣有票擬之藉纂輯磨對豈待九年何猶何疑坐成廢閣此固非一政一事之蠱惰也臣嘗誦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天啟之開是稱陽九其為忠逆殆亦多途法戒所陳至

非渺小徒以實錄未上寶訓非傳遂使眾志紛營循思扱涸係奸衆逆蝟集兗爰外患未寧其漸方長臣所竊竊良抱深憂非敢過執硜迂徙于畜武之秋漫作掞文之論也

豫教太子

十二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疏言臣聞皇太子天下本也而尤以豫教爲急前者皇上允諸臣之請以春仲出閣講學蒙養實端聖功于述重光父作千萬年長治久

毋皆由于此豈非今日第一盛事哉乃微臣芹曝之獻
以為今日皇太子論學不必遠有所法皇上法祖太子
法皇上足矣蓋從來言教不如身教諸臣以經書為開
陳是以言教也皇上以金玉為模範是以身教也父子
之氣脈最親朝夕之觀摩尤捷而皇上行一二善事已
足為四海之宗則今日所宜加意臣謹列其大者望聖
明垂聽焉其一在見天心皇上敬天一念千古無兩不
謂邇來氣氛頻見皇上日勵群工以修省然臣以為人

臣修事入主修意則愼獨是也皇上誠于萬幾之暇時時看未發氣象覺我心天心渾然無閒則喜怒自平用舍自當中和致而位育臻使皇太子見之亦于此操存涵養他日參贊事業取之穩微裕如皆皇上教之也太祖高皇帝諭博士孔克仁略曰教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能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其害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大哉王言夫正心必先誠意此天人合一內聖外王之學決非耳

目可證在皇上亟以身嘿示之而已一在鄉民窮今天下苦于寇苦于兵苦于水旱如臣所屬之中州死於兩直之兵蝗赤地千里遺民之不去為盜者惟奄奄待斃而已臣向為中州已賑業舉百錢蠲臣以為遺民骨髓都盡其蠲之固蠲也即不蠲之又豈有升斗以應追呼與以蠲之虛名不如賑之實惠皇上宜乘此大勳之時頒發帑金數萬將遣廷臣分道散賑既以大霈皇仁使知有生之樂又以收拾民心使無從寇之憂計未有便

于此者使皇太子見之他日念切加傷世稱宣帝君子
則我皇工教之也昔成祖文皇帝開皇太子發粟賑山
東飢民吾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
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則今日議賑所稱儲養生民非
淺鮮矣一在優大僚臣槪年来三事九列建儲相踵雖
其發端各有本末然或一時偶誤而經年累月之勞未
可盡泯又或率偶疎而立聽行已之大未可盡議則
曷從寛政以示恩于孟帷即彰教于其衆使皇太子見

之必且尊師而重傅庶講幄開陳不忖之瀆瀆即今日
之學益已多育成祖文皇帝諭皇太子略曰文武群臣
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聽聖祖式穀敷語且不
欲後人輕其臣又豈肯自薄其臣哉一在容直言聖上
擴如天之度開以言事蒙譴者亦次第録用然尚有疏
棄經年環賜宜亟如以宗選為卻願之論其實意專于
為國如以召對多過激之談其實心存于報主又如以
請卿涉諂美之詞其實情迫于為父諸如此類臣未敢

枚舉當此慎選官僚之時倘各還政物或參講讀之班或充侍從之選使皇太子見之知皇上之能受直言如此皇上之雨露風霆無成心如此他日以主聖臣直媲美則皆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皇帝諭皇太子略曰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罔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夫言有順逆而治忽關焉則聽納豈獨為諸臣地哉一在寛拙吏從來外吏轉陞以三年為率近日郡

斷有司以錢粮簽罰遂多淹延五六年不遷者臣以爲有司而果不肖耶宜速去之爲快何得以通賦久任聽其年復一年猴冠虎噬有司而果賢也而屢爲難凑手之地才力既無可施精神亦復不振于地方寧有濟乎臣以爲宜勅銓部將有司見經簽罰者查係真正兵荒地方爲核其官評分品陞轉毋使不肖者終年肆毒而賢者蹙蹙靡騁至人地兩誤也使皇太子見之他日不以催科政拙遂絀賢良則皆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皇

帝諭望太守曰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

王業盛比事甚明可為深鑒夫吏治以兩漢為最如卓

茂輩其不以催科先撫字明矣一在諱言利今日軍興

務午司農為日至議加派議開採亦不得已之計矣臣

以為議生于額外不加核實于額中今天下之財不在

望上亦不在民大半為債帥墨吏所有以數千萬之金

錢供不戰不守之兵以加二三之火耗養肥身肥家之

吏則今日清冗慾墨斷宜實實加整而此外一應內供

之可緩者或暫停或暫減而以全力注之軍需度賦不加而用自足總之人主即當至窘至迫之時仍宜存不盡利以遺民之意使皇太子見之他日亦不以外求充內未成一代清心令德之主皆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皇帝諭皇太子曰凡一切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力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不至于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横歛則不勝其苦矣臣以為今天下幾無民矣窮獨飢寒尚堪此額外誅求否一在疏滯獄屢勤明旨

而淹繫仍多甚至纍纍若㒓則以爰書屢經聖駁而問
官又若訊鞫再三詳慎無可加推有覬望淹延以俟天
威稍霽今時值三陽開泰萬物向榮臣謂天下在處皆
春惟獄無春沴氣盛行死亡枕藉方春在獄為甚皇上
倘于一應訊鞫早為俞結使無頑連犴狴至如近日士
夫逮繫或中毒于訛棍固當立解縲羅之慘或發憤于
去帷亦宜弘解網之仁真令人唉天地之春有窮皇上
之春無窮使皇太子見之他日不以詳慎累出全皆皇

上教之也肯成祖文皇帝諭皇太子曰前命爾覆審重
囚爾奏乞貸其死見爾重惜人命然實惡不可宥其餘
雜犯死罪以下悉准所言夫聖祖于雜犯死罪尚聽從
寛宥況罪不至死者乎凡此皆教之大者也皇上既以
身爲儀而輔臣講臣又以正言正事開導不輟睿質有
不就粹精聖學有不就光明者哉臣以書生管窺妄效
芹曝不識忌諱伏乞聖明矜察